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类克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类克隆>>

13位ISBN编号：9787801900494

10位ISBN编号：7801900499

出版时间：2003-10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亨利·阿特朗

页数：238

字数：97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自从多莉羊诞生，人类克隆的问题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安和担忧。
　　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危险究竟从何而来?人们是否会像对待物体那样对待人体?把一个人复制若干份?人们能允许这么做吗?是否应该禁止?　我们希望认清白己的处境。
人类克隆的前景使对照来自几个学科的分析必不可少。
因此，在本书中，我们每个人的文章之后紧接着一次共同的讨论，在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一致，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分歧。
　目的：澄清一场完全公开的辩论——而这场辩论才刚刚开始。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者简介

亨利·阿特朗（Henri Atlan），医生、生物学家。
巴黎第六大学和耶路撒冷大学生物物理学教授；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国家生命科学和健康伦理咨询委员会委员。

马克·奥热（Marc Auge），人类学家。
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1985-1995年任巴黎社会

书籍目录

作者简介　　导　言　　关于潘多拉，从花园到实验室第一章　亨利·阿特朗　生物学方面的可能性，社会方面的不可能性　　讨论　可预见的危险　　第二章　米雷耶·戴尔马一马尔蒂　　权利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讨论“人权”与“尊严”　　第三章　罗歇一波尔·德鲁瓦　　被打乱的身份　　讨论　假害怕　真痛苦　　第四章　马克·奥热　　没有亲子关系的个人　　讨论　制造亲属关系　　第五章　纳迪娜·弗雷斯科　　异议　驯化　　讨论　驯化　优生学　　代结论

章节摘录

血统的混乱　　生殖性克隆产生出的人在基因方面与被复制的人是相同的，就像双胞胎兄弟或双胞胎姐妹一样，但由于时间的错位，他们可能被看做是“孩子”或“孙子”辈的人。
然而这种情况首先有把人类在血缘关系方面的所有标志完全搞乱的危险。
尽管人类学家描述过多种与我们社会中传统的血缘系统十分不同的血缘系统，但还没有一种血缘系统是可以省略父母双亲之一的，因为它们都是取决于有性繁殖的。
生殖性克隆的无性繁殖将搞乱目前存在的所有血缘系统，最终，甚至会导致血缘关系的消失。
另一方面，由父母而生的人和无性繁殖制造出来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将会产生很难解决的身分认同问题，并有可能出现在道德上是不能允许的社会环境。
从工具化的危险到新奴隶制的危险　　导致人类诞生的生殖性克隆必须遵守外在于这些如此制造出来的人的合目的性。
实际上，这些人只是完成计划的结果，从定义上来说，这些计划的目的就是要复制某种特定的基因组。
将被制造出来的一个个体的机体是为了体现第三者所选择的一个基因组。
遗传方面的巧合现象将会消失。
当然，正像我们所看到的，由于细胞质遗传的作用和发育过程中后天变化的影响，一个个体的生物学身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染色体遗传身分。
一个人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范围内的身分更不能简单化。
用生殖性克隆技术制造一个人同样是这个人身外的一个明确的和有计划的合目的性的结果，而不是这个人今后自身的和无法预料的充分成长。
因此，接受这样一种技术就是否认个人可能的人身自由，使之从一开始就处于工具性计划的束缚中，这种计划无论从本义上还是从转义上来说，都将决定他的“身份证”。
实际上，生殖性克隆将完全打乱遗传身分和个人在所有方面的身分的关系。
每个人用来表示人权和个人尊严的独特个性实际上是通过身体和面部表情的独特性用可以看得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这种外貌本身直接来自每个人的基因组的独特性。
真正的双胞胎是例外——非常少见，只限于同时出生的兄弟姐妹，但这种例外可以近似地代表由克隆出来而辈分可能不同的成年人所创造的社会现实。
尽管他们的遗传身分并不一定表示他们个人的身分——因此是完全与众不同的人，如同别人一样个性化，但从本义和转义上来说，他们能被看得见，就像被克隆的祖先的复制品。
被看成个人独特性的支柱的身体和面部的象征价值，就要消失了。
多莉羊不知道什么是遗传学，也不知道自己是克隆出来的，羊自己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而克隆出来的人可知道自己是克隆人，别人也知道他们是克隆人。
这些克隆人今后会被看成是不同的“种族”或人类中的“次人类”或“后人类”。
他们是由于自己并不知道的目的被制造出来的。
他们的存在有可能被工具化，并有沦为新型奴隶的危险：克隆人的作用就是为了显示被人们选中的基因组的质量如何。
因此在其他人为此目的而制造他们的时候，他们有可能成为自己基因组的奴隶。
尽管如此，他们的个性同其他人的个性一样也是很顽强的，我们可以想像这种个性可能会导致他们起来反抗。
制造他们远不是一种进步，而是社会和道德的倒退，是为一种新的奴隶制度重新创造条件。
哪些动机有可能成为克隆人的理由？　　美国国家生物伦理委员会听取的某些证人认为生殖性克隆只应限于在个人范围内，在特殊情况下进行，而不应在社会上作为一种流行的生育方式。
根据这种观点，克隆只能作为满足个人在其他医学手段都无效而又想要孩子的特殊情况下使用的一种新方法。
在这种提议下，人们谈到了有可能在医学领域进行克隆，这又导致进一步分析求助于这项技术的动机

是什么。
　　需要指出的是，克隆一个或几个成人或孩子，把他们当作可移植器官的保存器，从本义上来说是恢复古时候把人当做祭品的做法。
　　有些人提出申请是要求克隆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亲属。
这种要求的目的总是表现出虚幻的一面，想像古代神话中用伪生物学的术语重新解释人能够再生或永生那样延续自己的根。
在面对以伪医学的证据为借口来利用这项技术的前景时，这些关于个人或集体想像的神话的心理倾向必然导致日益增强的警惕。
　　有些人准备同意父母的要求，用克隆的方法复制他们万一要死去的孩子。
如此生产出来的孩子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人。
但在父母的眼中，由于他的肉体与死去孩子的肉体相似，还由于父母认为——当然是错误的——两个孩子的基因相同，等于整体相同，克隆的孩子就是死去孩子的再生。
再进一步就是有些人想克隆他们死去的配偶或其他亲人。
所有这些愿望都隐含着一个想法：在老传统中，一个人的基因组具有灵魂的属性，因此灵魂似乎永远镶嵌在基因的分子结构中。
灵魂不死的想法自然导致出一种错误地以神秘的基因观点为依据的再生想法。
　　一个没有多样性的世界?　　米雷耶，戴尔马一马尔蒂：人们利用这些技术不能啕成一个只有男性的社会，但能构成一个女性的社会。
因为实际上必须有一个等待结合的卵子。
如果只有男性，这个条件就不能成立。
克隆不仅能做到无性别区分的生殖，而且还能取消这种区分。
多么遗憾呀!由于这种取消区分是在不对称的情况下实现的——因为克隆繁殖人类可以只通过女性来完成——也就是说在全是“男性”的条件下不可能实行人类繁殖。
假定这项技术变得可以实现，那么要维持出生时的性别平衡将是十分复杂的。
在正常的有性生育中，XX和XY之间的平衡是自我调节的。
配子的融合基本上能保证性别的平衡。
以后可能就不会这样了，需要实行非常严格的规则来维持这种平衡。
在自由主义的名义下，人们有走向更糟的专制主义的危险。
　　亨利·阿特朗：女性可以决定在她们之间自我繁殖，或者用她们中的一位来繁殖，也就是说用单性生殖的方法!从理论上来说，她们可以这么做。
女性可以预谋只生育女性!　　纳迪娜·弗雷斯科：大约15年以前，特别是在伦敦，活跃着一些搞同性恋的女子，她们自己命名为“女娃俱乐部”。
这些女人鼓吹要自我授精，就像在她们之前的那些搞同性恋的女子曾经提议过的那样，她们试图在生育过程中避免一切男性(性伙伴或医生)参与。
而且早在克隆人的技术被认为可行之前，这个“女娃俱乐部”就已经有目的地使用新的试管生育技术，试图只生女孩。
在这个极端的、特别是要清除父亲、清除所有男人的同性恋女子的计划中，人们能够看到集体单性生殖的幻影。
　　亨利·阿特朗：假如想像克隆人变成一种实用的大觇模繁殖的方法——现在我们认为在可预计的未来，这种方法还远不能实现，就应该考虑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那就是基因的多样性缩小了。
不过这意味人们将制造成千上万个克隆人。
　　这也是一个超前的、反对生殖性克隆机体——不仅反对克隆人，而且反对克隆动物——的论点。
假如有性生殖成了例外而不是规律，那么在物种内部，基因相同　的个体将迅速增加，而基因的多样性将会危险地缩小。
然而这种多样性是适应环境变化的一种需要。
假如人们只打算把生殖性克隆用于特殊情况，例如，出于一种制药的目的，用在动物身上；或者为了治疗男性不孕症用在人身上，那么基因多样性的缩小可以被忽略，也不会对物种造成危害。

不过，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人们仍然认为保护尊严就是保护人权。
这种例子很多，当然不必全部列举出来；某些文件有重要影响，有象征性的标题(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或者更有技术上的理由(如1950年的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和1966年的联合国公民权与政治权公约)。
然而，这些不同的文件都确认人人都有同等尊严的原则，或者明确地将之称为人权的共同基础(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条，联合国公约的前言部分)，或者包括禁止酷刑、虐待或侮辱人格(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3条，联合国公约第7条增加了以下内容：“ 禁止强迫个人在不自愿的情况下接受医学或科学实验 ”)以及禁止苦役(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4条，联合国公约第8条)。
尽管尊严的概念有些含混不清(因为尊严有时成为实行优生的理论基础)，但它从来都是用它所包含的禁止来定义的。
禁止死刑是在肯定生存权之前(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2条，联合国公约第6条)，而禁止酷刑或苦役是直接提出的，没有明确涉及受到保护的价值观，好像不能“ 用几个字来突出 ”人们有时用来描述“ 顽固不化的人 ”的这种价值观。
为了在寻找一个定义时取得进展——由于和生物技术的发展相联系的新方法的复杂性，定义是必需的——应该比较使人重新成为生物人的生存权和使这种通过上面提到的人性化进程认识自己的“ 顽固不化的人 ”的尊严权。
首先应该想到，事实上，只有少数人权不受各种限制，即使这些限制并非总是明显的。
由此产生了某种等级制度：受到“ 绝对保护 ”的权利不受任何限制，其他权利则属于例外(暂时的)，或者受到(永久的)限制。
就这种等级制度而言，生存权不是受到绝对保护的权利，因为它包括一些例外(许多文件中允许死刑、正当防卫和战争中可以杀死对手)。
相反，作为禁止酷刑、虐待或侮辱人格的依据的社会道德准则则不受任何限制，哪怕是暂时性的。
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杀死对　　手，但不可以折磨他，在恐怖主义时期也是一样，一个国家不应该采用酷刑或不人道和侮辱人格的治安手段。
这项原则导致一些非常具体的应用，例如1978年英国谴责在反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使用残酷的治安手段。
在禁止苦役方面人们也遵循这项原则。
行政法院将生殖性克隆人与奴隶制相提并论，人们可能要问，因为没有出现“ 不人道 ”的对待，对克隆技术的禁止是否不应归于此类。
然而，如果我们查看明确涉及生殖性克隆人的文件，就会发现一些重要的区别。
一方面(上面已经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言没有直接提出禁止(这些活动“ 不应该被允许 ”)；另一方面，欧洲议会的议定书似乎创造了绝对禁止一词，因为它明确指出：“ 不批准任何侮辱人格的做法 ”(第2条)，但公约第26条第一部分在有关人权和生物医学问题上也出现这一观点。
然而这个标明“ 对行使权力的限制 ”而不像议定书那样指明“ 侮辱人格 ”的文件使用比较模糊的概念：“ 民主社会所必需的限制 ”，为此欧洲人权法院承认各国可以自行作出判断。
再回到这个文件，关于克隆技术的议定书只指出此类限制是排除在外的。
推断禁止克隆就像禁止酷刑和苦役一样具有绝对的重要性，而且会在各国普遍实行，这有点过分。
因为协定书就像它所补充的有关生物医学的公约一样，没有考虑对违反规定的情况实施国际制裁。
违反禁止的规定的情况只能在国家范围内来审理，而且必须考虑到国内情况。
这就证明禁止的理由和禁止的实施有着密切的关系。

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言　关于潘多拉，从花园到实验室　从前，克隆一直是园艺工人的事。
这个词并没有特殊复杂的生物学含意。
它从来与人类有关的重大风险行为没有什么关系，更没有当今技术上的意义：特殊细胞的培育或无性繁殖。
“克隆”只是一种古老的、简单的繁殖植物的方法。
克隆植物的过程是这样的：将一根底部的枝条或靠近土壤的第二根枝条折弯，但不要从主干上折断，将枝条的中央部分埋进土里几厘米，顶端露在外面。
几天后，最多几个星期后，插进土里的部分就生根了。
这时只需用铁锨铲一下，把新老枝分开，以后新枝就会自行生长。
园艺工人的克隆与词源学中的克隆在意思上是相一致的。
古希腊语中“klon”这个词最早代表的意思是嫩芽，细枝，柔软的、容易折断的、可弯曲的树枝。
人们经常在欧里庇德斯、修昔底德、柏拉图的著作中看到这个词。
例如在对话录《普罗泰戈拉斯篇》里，为了强调在不同的情况下，一个物体作用的不同，柏拉图让他的人物说道：“我很清楚关于食物、饮料、药品，还有其他物质中哪些成分对人是有害的，哪些成分对人是有利的；有些东西对人无所谓，马却受不了；有些东西只对牛或狗有用；有些东西对谁都不适用，却适用于草，在这些东西中，有些适用于根，但对嫩芽却不好，比如肥料，如果我们把它们施在植物的根部，非常管用，但如果把它们施在新芽（n é ous klonas）旁边时，却会把它们烧死。”　这个词过去说的就是小细枝。
它使人联想到可以剪断、弯曲或者揉碎（在古希腊文中，动词klo就体现了这些不同的意思）的弱小的植物。
小树枝（klados）是这些派生词之一，把摘下的一根根橄榄树的小树枝编成庙宇中的树叶环。
这些词义今后将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慢慢就不知道它原来的含义了。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克隆已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思。
近期大量出现的事物表明这个词已经和园艺学没有关系，却和动物的生命有关了。
扦插已经让位于外科医生的移植术，就像弗兰肯斯坦创造出来的怪物的移植术或在〈默罗医生的岛屿》一书中的那些杂种一样。
但他们那些血淋淋的缝合已经太古老了。
新的克隆技术开辟了在活体内干净、严密、无痛的移植术的前景。
多莉羊的诞生使这个词在现代生物学的词义中得到了普及。
人们从克隆一个哺乳动物开始，马上就会转向在于干净净的实验室里等待人类的降生。
地点的意图　克隆人的问题首先给人一种混乱的、危险的感觉。
人们感到焦虑甚至愤怒的是不知道它到底涉及的是什么。
将要把人体当做东西来对待吗?将要重新产生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有机体吗?人们能够接受把一个人“复制”成许多相同的个体吗?人们应该允许这样做还是应该禁止这样做?　我们曾试图搞清楚这些问题。
我们没有组成任何委员会，也不代表任何机构。
我们无意用一个声音讲话，也不掩饰我们不同的观点。
我们惟一的企图就是想从不同学科（生物学、人类学、法学、哲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阐明在克隆人中出现的问题。
尽我们可能，最清楚、最全面地加以阐述，帮助读者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我们是怎样做的呢?我们在每次会议上都集中讨论一篇每个人事先都阅读过的论文，讨论所提出的观点，将其加以补充或延伸。
这些讨论构成了此书的各个章节。
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抛砖引玉，引起一场刚刚开始的争论。
显然这种思考还没有答案。

克隆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许多构想，使一个跨学科的综合学科的出现成为可能。
反之这个学科也不可能脱离当今许多相关问题，如医学伦理、人类尊严、主体概念、符号表示的作用、生物伦理学的社会和历史的作用。
我们从现在开始尽量仔细描述克隆人所引起的问题及其所处的环境。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本外国著作的中文版本，成书于2003年，一经出版就引起广泛重视，成为这一领域的一本重要的书籍。
本书详细的介绍了克隆技术产生后，人类克隆的前景以及同它对照的几个学科的分析。
本书内容真实，通俗易懂，是研究人类克隆的前景的一本必读书目。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